

残疾人在大连教养院被迫害致死

高度驼背的残疾人郑巍因坚信法轮功，被非法关进大连教养院劳教。期间，院方不但不同情他，反而对他进行非人折磨和侮辱取笑。因身体受摧残太大，2001年4月，被释放不久便含冤去世。由于消息被封锁，此事在一年后才被传出。郑巍是已被证实的在大连教养院被迫害致死的第五名法轮功学员，于丽新、王秋霞、刘永来、陈家福均在此被迫害致死。

大连教养院的院长是郝文帅，副院长张宝林。院方对外宣称“教育、感化、挽救”，实质上，一方面请来电视台的记者，逼洗脑后被转化的人唱歌、跳舞，谈体会，愚弄群众；另一方面，动用铁铐、高压电警棍、三角皮带等刑具对不接受洗脑的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在多人被迫害致死，仗着江泽民“打死算自杀”的密令，院方仍有恃无恐。

英国唐沃斯市市长参观 在市政厅举行的法轮功图片展

3月17日上午，法轮大法“正法之路图片展”在英国唐沃斯市(Tamworth)市政厅举行。唐沃斯市市长、议长及几名随行李员来到展厅并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展览。市府官员们与学员愉快交谈，被学员的善良及展品的纯正所感染。临走前，市长还特地要求得到法轮功教功录像带，表示一定学炼法轮功。

疾风知劲草， 魔难见真性

清华学子、爱尔兰留学生赵明谈狱中经历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93届毕业生，爱尔兰都柏林三圣学院学生赵明因2000年回国为法轮功上访而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国际社会营救下，今年3月12日获释，3月23日返爱尔兰。劳教期间遭受了残酷折磨，但从未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曾为他的释放而奔走呼吁的朋友说，这段经历对他的长期影响是超乎我们的头脑的想象力的。赵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了这一“非常艰难而痛苦的记忆”：

痛苦的强制灌食

我被关在海淀看守所一周后开始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绝食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强制灌食。他们把我按住，捏住鼻子，用牙刷使劲翘开我的嘴，直接倒进液体食物，有时液体从我的食道和气管一起进，呛得很厉害，肺很疼。这种灌食是非常危险的。梅玉兰就是在北京的一个看守所里被灌食致死的。

关在北京市看守所（七处）时，我继续绝食。医务室的主任给我鼻饲灌食，他不停地把管拽出来再插进去，鼻子磨出很多血。他还有意把管插入气管，我立刻感到呼吸困难，不停地咳嗽。他说“你气着我了，我堵死你。”被灌食后，我一次又一次地呕吐，吐出来的只有一点点流进胃里的液体，但有非常浓的药味，液体食物里面被加进了大量的对胃刺激很强的药。

难为人知的身体迫害

刚被劳教时，不让正常睡觉，警察整天找我谈话要我不炼功。有一次遭到关在一起的十几个刑事犯的严重殴打，他们体罚我下蹲，蹲不住时，他们就用马扎敲打我的头和身体，大约有两个多小时，一直打得非常重。转天他们又把我按在盆里塞到床下，床板被顶起，有人就坐在床板上往下压，致使我的两条腿全是淤血，很久都不能自己行走。至今我的小腿没有知觉。按照劳教所的纪律和规定，这样打人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这些刑事犯应被延期劳教、或者禁闭，

而他们非但没有一个人被处理，有人还因此被减刑提前释放。后来他们对我说，是警察叫他们这样干的。

警察主要是用电棍电。在北京兴安女子劳教所，有两个多星期，每天不让我睡觉，只能坐着打个盹一、两个小时，还有罚蹲、飞“飞机”。在我到期被释放之前两个星期，他们还想尽各种办法折磨、迫使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有五个警察对我进行了电击。他们在地上放一床板，用带子把我全身、四肢和头部都绑紧，用六根电棍同时电击。电压达3万伏。我被电得身体剧烈地跳动。

摧残精神的封闭洗脑

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最大的迫害是洗脑。有一次连续一个多月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强迫每天十五个小时，一直坐小塑料凳听攻击法轮大法的录音，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外，不许我们动，而且限制上厕所的次数。每天半夜睡觉时上身和臀部非常疼。人的身体保持任何一种姿势时间长了都是极其痛苦的。

修炼真善忍没有错

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却被强制失去了自由，不能学法不能炼功。大法教人修炼真善忍，这样好的功法却不能自由地学、炼，这是我两年中最痛苦的事情。

是对大法的坚信使我走过了痛苦。修炼真善忍没有错。在劳教所中承受的压力确实很大，劳教所企图通过身体上的体罚和精神上的洗脑，强迫修炼人写不炼功的保证以及其它东西，但是这种强制实际上是改变不了修炼人坚修大法的心的。

善良的老人，晶莹的心

一农村法轮功学员的母亲，80多岁，不修炼，但她知道“真善忍”好，明白学员讲真相救众生的艰难。老人特地花了几天功夫，纳了一双千层底布鞋，拿到集市上卖了10元钱，全部给了学员，希望他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有个好的未来。

由一条红纱巾想到的

一位刚结婚不久的新娘子和她的亲友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游玩想拍几张结婚纪念照，新娘子打扮一番，刚从书包里取出大红纱巾，戴到头上，万万没想到突然冒出了几个便衣，一拥而上抢走了新娘子的红纱巾，又将包翻了个乱七八糟，新娘子及其亲友以为是遇上土匪强盗了，很气愤地与对方打骂起来。便衣们这时才醒过味来，真打错人了！因为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他们便向新娘子解释道，他们要抓的是法轮功，刚才把红纱巾误以为是大法

横幅了。新娘子及亲友对此事十分气愤，说：“刚才就算是炼法轮功的拉横幅，你们也不能如此穷凶极恶，简直是一帮土匪强盗！”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天安门自焚。新娘子在天安门仅仅因为拿出一条大红纱巾，警察就这么敏感，动作之迅速令人惊讶，那么电视上自焚的那一幕幕表演，先坐下再盘上腿，打开汽油瓶盖，往身上浇上汽油，再用打火机点着火等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动作怎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而不被便衣发现呢？“自焚戏”到底是谁导演的呢？

有感知的冰

这是日本科学家做的一系列有趣的水结晶试验。所用图片是由日本国际波动之友会会长、日本IHM综合研究所所长、量子力学专家江本胜先生和他的IHM综合研究所提供的。

听了贝多芬《田园》的水

《田园》曲明快、爽心、快乐，是贝多芬的代表作之一。这张美丽结晶照片证明了良性音乐可以给水以活性(图1)。

听了萧邦的《离别》的水

听了这首萧邦钢琴名曲，基本结晶完整地被细分化，成为地地道道的离别模样。(图2)

读了文字“爱和感谢”的水

图3是让水读了文字“爱和感谢”后拍下的水结晶照片。作者说从未见到过如此漂亮的水结晶。

读了“真恶心讨厌，我要杀了你”的水

图4是让水读了“真恶心讨厌，我要杀了你”所拍的照片。和事先预想的一样，水结晶丑陋歪扭、破碎、散乱，恰似“真恶心讨厌，我要杀了你”其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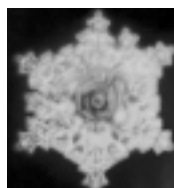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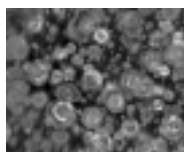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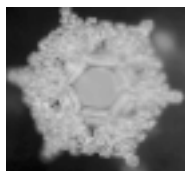


图3



图4



图5



图6

接受500人“爱的信息”的水

原来的水(见图5)，是东京品川的自来水，在试验前一天拍摄的。实验者向全日本500名波动指导员写了信。要求他们在1997年2月2日下午2点钟，都来想放在他桌子上的一杯东京品川自来水变好，每个人都怀着“水变干净漂亮了。谢谢。”的愿望，从各地在同一时刻发出“爱的信息”。图6是接受到来自全国的“爱的信息”的水结晶照片。当然，试验过程没有做任何物理性的变化处理。

★看来善与恶的事物和我们的善念与恶念在传递着信息，并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我们的世界。(摘自《来自水的电话》)

闹市中的交警高喊：看，她是炼法轮功的！

2002年元月11日下午三点，河北某市喧闹的十字路口，一名值勤的交通警察站在岗台上，高举着一包钱喊道：看！这包钱是她捡的！她是炼法轮功的，炼法轮功捡的钱，交这来了！人群中各种各样惊异的眼神看过去，一位朴实的中年妇女推着卖豆腐的三轮车神态安详，坦坦荡荡面带微笑而去。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中年妇女在市场卖完豆腐回家，走在离十字路口不远的地方见地上有一透明的塑料包从外看到里面有零钱和一叠整钱，数量不少，下车拾起，想到一定是个做买卖的丢的，钱有零有整，辛苦一天多不容易呀，不定多着急呢！这时旁边一位老年人说：这回你可发财了，卖一年豆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

“这不是我的钱，我一分钱也不会要的。”她把豆腐车推到路边，毫不犹豫地径直走向交通岗的警察，说：我刚才从那捡到一包钱，有丢钱的来找你们请交还他。

这警察接过沉甸甸的一包钱，看着这朴实善良的中年妇女半晌说不出话来。这年头捡这么多钱交警察，还真是新鲜事了。

这妇女不慌不忙地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凡是炼法轮功的都会这样做的。”

这时身后一警察说：“啊！炼法轮功的上那边登记去。”那妇女坦然地说：“用不着登记，我炼法轮功在公安局是挂号的，公安局，派出所都有我的名，我们炼法轮功都是不图名、不图利，默默地做好人。我没文化，大字不识，就听师父的话，做好人没错。”

做买卖的不爱财，捡这么多钱不动心。这警察不等她把话说完，激动地跳上岗台。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